

中国教育思想 源流

严元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书店

海外学人丛书

中国教育思想源流

严 元 章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严元章.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3.11

(海外学人丛书)

ISBN 7-108-00684-7

I . 中…

II . 严…

III . 教育思想—研究—中国

IV . G40-092

责任编辑：苑兴华

封面设计：董学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85,000字 印数 00,001—25,000册

定价 7.80元

自序

大概十年前，当《教育论》着笔之际，深觉要言不烦；因而行文简洁，无意于长篇的写作。稿成出版后，虽然颇为读者所欣赏；但亦有人以为，如果详明论述，读来就较易吸收。书业中朋友同此主张，认定涵义的发抒，对读者更为有利。因而接受好意，应约扩充篇幅。

就自我思考的进展来说，由此得以广泛推敲，抽引更多新意。而就民族经验的发扬来说，对先人时人的至理名言，也得以多方引用，而充实内容。这样做法，显然做得不错。

自一九六四年起，经五年苦工，还算不负期望，得到相当满意的成就——材料的配合融贯，食古能化，采今能通；言之成理，言之有物。终于构成“人生教育”的思想体系，可说是得来不易。

经此一番苦工，在教育思想的学术园地，可见中国绝不是一片虚无，反而有其独特的长处；与现代先进各国比美，也未遑多让。只是，我们的宝贵资源，深藏不露；分析综合，有待加工。愿大家共同努力！

本书原名，先是想用《教育论新编》之类；虽然形式可取，

但是内容不明。改用双题，有违通例，且嫌累赘。最后决用标明内容重点的单题，《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名实得以照顾。

尹叶莘莘博士，曾就原稿提供高见；并约年青朋友代为抄稿，均此致谢！

一九九二，一〇，三一，

改写于香港。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主体论 1

天地君亲师——“夫者，天也”——《白虎通义》——阴阳家思想——《含文嘉》——纬书——三纲六纪——“师长有尊”——师长无权——天道人道——子产——孔子——荀子——儒家的人道构思——君臣关系——师生关系——孔子——董仲舒——徐特立·吴玉章——尊师爱生——爱生尊师——叶圣陶——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师生易位——学与勤学——主动与被动——上策与下策——作主与当家——钱梦龙——顾明远——新主体的确立

第二章 宗旨论 32

目的·理想·宗旨——人生路向及其路标——孔子的创意——荀子的发展——宋儒的空想——道德与本领——君子与小人——由樊迟到程伊川——由许鲁斋到王阳明——劳心与劳力——教育与人生——成人又成才——孟子的补足——养成道德的人——成正人——成通人——人的培养与才的培养——养成技艺的才——成专才——成全才——书本教育——理工教育——人生教育——主行的教育与主知的教育——仁者文化与智者文化
——教育宗旨（表一）
——文化与教育（表二）

第三章 材料论 60

宗旨 · 材料 · 方法 —— 材料的来源 —— 书卷 —— 社会 —— 自然
—— 书本教育 —— 实事教育 —— 实物教育 —— 万事 —— 万物 ——
万卷书 —— 材料的选择 —— 贵精不贵多 —— 贵新不贵旧 —— 贵
近不贵远 —— 材料的组织 —— 学科为主 —— 活动为主 —— 三育
—— 新四育 —— 旧四育与五育 —— 道德教育 —— 艺术教育 ——
技能教育 —— 智识教育 —— 活动课程 —— 学部课程 —— 学科课
程 —— 课程基础 —— 课程重心 —— 理想 · 效果 —— 学习能力的
适应 —— 活动的教育价值

—— 教育材料 (表三)

—— 新四育 (表四)

第四章 方法论 85

材料与方法 —— 方法的技术性与理论性 —— 赶进度与满堂灌 ——
孔子 —— 董仲舒 —— 许慎 —— 退化 · 僵化 · 封建化 —— 在家从
父 —— 在校从师 —— 诱导 —— 辅导 —— 周公辅成王 —— 老子辅
万物 —— 管教有方 —— 学生自治 —— 因校制宜 —— 由自治辅导
到自学辅导 —— 自学成才 —— 自学成家 —— 陶行知 —— 夏丏尊
—— 卢仲衡 —— 刘学浩 —— 黎世法 —— 言教 · 物教 · 身教 ——
辅导的坚持 —— 反教育的霸道 —— 把规则带在身上 —— 夏丏尊
—— 叶圣陶 —— 有爱无恨 —— 有赏无罚 —— 废体罚 · 废惩罚
—— 百善以慈幼为先

—— 教育方法 (表五)

第五章 体制论 110

教育园地 —— 家庭 —— 学校 —— 社会 —— 教育系统 —— 家庭教
育 ——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 —— 蔡元培 —— 梅克 —— 家教的
改革 —— 贤母与家教 —— 家教的双重特性 —— 新家教及其动力

——陈鹤琴——朱智贤——学校教育的改革——学校教育系统
——少年教育——青年教育——成年教育——大学及其问题——
学术教育——保身·保学·保安定——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高师院校的山穷水尽——教育学院校的柳暗花明——教育
大学·教育学院——师大师院的改组——破旧立新——现代化·
学术化
——教育系统三联制（图一）

第六章 师道论 137

师——教师——学——学生——教与学——目的与手段——客
观与主观——教学与医疗——教师与医师——教人教书——尊
师重道——人师经师——人之模范——行为标准——传道·解
惑·授业——人之患——严师难得——为官不成便为师——师
范体制的改组——教师福利——良师选举——良师品质——正
名明义——“工程师”的否定——园艺师——辅导师——教师
导师化——学府教师的名义——政学之间——郭太——陈白沙
——孙夏峰——学而优则教——精神报酬——斩断穷根

第七章 效果论 165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树谷·树木·树人——培养人才——
小成大成——慢成晚成——后生可畏——人到中年显才华——
教育规律——主体性规律——方法性规律——教育与农作——
规律的掌握——技术的改造——教学专家化的推行——练习次
数的增加——兼任教师的重要——教育效果的衡量——平时成
绩——共同评估——观察——纪录——个人档案——成人纪录
——成才纪录——纪录工作——纪录符号——考试百病——废
考试

第八章 本质论 195

教育思想的历史线索——《尚书》——《论语》——《孟子》
——《荀子》——先秦三哲的教育思想——《学记》——教育
思想的“惰性”病——农业性的教育观——柳宗元——王阳明
——栽培之功——养根之要——“培养”语录——徐特立——
吴玉章——马叙伦——陶行知——陈望道——陈鹤琴——叶圣
陶——朱光潜——傅任敢——段力佩——教育本质的公认——
培训——教书育人——工业性的教育观——铸人——陶冶人才
——造人——造就人才——生物性的教育观——生长——生活
——美国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教育思想的中西结合——教育
过程
——工业性教育过程（图二）
——农业性教育过程（图三）

第九章 观点论 229

中国教育思想的原素——敷教在宽——思想的承传——宽柔以
教——胡安定——程明道——思路的闭塞——个人因素——社
会因素——思路的暗合——徐干——韩愈——胡安定——朱熹
——陆象山——许鲁斋——王阳明——孙夏峰——陆桴亭——
李二曲——颜元——戴东原——章学诚——蔡元培——徐特立
——吴玉章——陈垣——陶行知——王瑶卿——朱光潜——陶
淑范——陈鹤琴——教育观点的共识——教育大道——中国大
道——国际大道——教育新时代——新体制——新良师新人才
——太平盛世——天下为公

附 录 260

《教育论》香港版后记（一九八四）	260
《教育论》马来西亚版代序（一九八八）	262
作者简历	264

第一章 主体论

一

从前旧社会的一些家庭里，摆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随便看过去，那好像是民间对于统治权力的牵强附会；然而，就思路上推敲，把“君亲师”作单方面的那样尊重，那就很可能是阴阳家的礼教作品之一。只是，由于来历不明，资料缺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不好判断了。

“天地君亲师”串连起来，显然是无限大的统治权力；如果分开来看，五方面的权力却差异极大——“天”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天”的权力便最大。至于高攀的“师”，根本没有权力可说。从前糊涂的说法，为君的是受命于天，是天之子，他的权力就有天那么大。

在家里，为父的相当于为君；因而他的权力也就有天那么大。所以，古代的臣子通称“君父”为“天”。后汉出了班昭这位“博学高才”的女名人，竟然把“夫”也高高抬起来，抬到高与天齐的位置。

“夫者，天也”。^①

这是她追随当时所谓“礼教的大流”，传扬阴阳家意识，提

^①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

倡男尊女卑，力言妇人必须屈服于丈夫之下；所写的《女诫》七篇，而在开宗明义的“卑弱第一”里，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写下来的。那样，为夫的也叨为君的光，得以高升到与君父看齐。就妇人本身看，除了当然要“从父”，又要“从夫”，甚至还要“从子”；班昭那“三从”的圈套，便把妇人的一生埋在“礼教”的坟墓里了——这样，“女子无才便是德”，还要办什么“女学”呢！

至于为师的，尽管得到推荐，有幸尾随君父的行列；却得不到名人抬举，没有为夫的那么好运气，因而高升不到“天”的位置。这就师生关系来说，实在是可喜可贺。此外，班昭活跃之前不久，在可说是钦定的“三纲”当中，也毫无“师为生纲”的意味附加上去。由此可见在“天地君亲师”的行列里，“师”只属于“叨陪末座”性质，与“君”“亲”的权力地位绝不相称。为了整理礼教思想以至整个教育思想，这是应该分解清楚的。

二

公元七九年，后汉章帝大会诸儒于宫中的白虎观；说是要详考经学诸家的异同；融会精义，调和学派。论辩经月，由班固（公元32～92）执笔，写成《白虎通义》一书，俗称《白虎通》。这可说是帝王利用学术讨论的开明形式，定下专制的礼教。

至于所谓《通义》内容非常复杂烦琐，毫无意义的篇幅很多，可说是“通义”不通。属于专制礼教的成分，有夫可出妻，而妻不可去夫，等等。当中最重要的，便是“三纲六纪”里的“三纲”。这是帝王统治的基本教条，对教育思想有很大间接影响乃至直接影响。

“三纲”的构思到底从哪里来呢？后人粗心大意，把这笔糊

涂帐归到儒家来，简直是含冤莫白。为了整理中国礼教思想以及教育思想，需要做一番工夫。

寻根究底，便明白“三纲”这吃人的礼教，不是出自儒家的孔、孟、荀，却是出自阴阳家，尤其是名为儒家实为阴阳家的董仲舒（公元前180～前115）。就他对汉武帝献策，主张重儒尊孔来说，可能是由于他的思想的两面性，时而儒家，时而阴阳家。不过，这里认定，他的思想主要是阴阳家思想。这有什么证据呢？除了他好以灾异论政，并以灾异行政，可作证据外；更有力的证据，便是见于《汉书》董传和《春秋繁露》的阴阳家思想。至于有人说他“宗奉孔孟，为汉代儒家正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三

董仲舒向武帝献策，一开口就以灾异论政，大谈天人感应：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①

后来他以“殿灾”论证，为武帝下狱当死，幸得赦免。从此他才“不敢复言灾异”^②，结束了他以“灾异”论证的废话连篇。

至于他以“灾异”行政，也是明确的事实：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同上。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①

如此论政行政，可说是极度的迷信；如此说法做法，都只属阴阳家，而绝不是儒家的。

说到他的基本思想，也绝不是儒家，而只是阴阳家的。反过来说，如果他在基本思想上不是阴阳家的，在论政行政上就不可能是阴阳家的。其实，他的阴阳家思想相当露骨；不过，后人失察，放过他了。在向武帝献策的时候，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②

这样，他以“天”为道的大源，以阴阳为“天道”的大道——这到底是哪一家的思想呢？儒家的还是阴阳家的？传记是别人替他写的，也许写错了；现在不妨看看他自己写的。在《春秋繁露》里，他把阴阳家的思想发挥得直截了当。他说：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
“阳尊阴卑。”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①

四

董仲舒高谈天道阴阳，划清尊卑贵贱界线，来奠定人与人的主要关系，替专制礼教写出底稿，迟早当为专制王朝所欣然接受。到了章帝，就利用经学的争论，把吃人的礼教制定下来，成为绝对的权力纲领，成为极端的道德教条——这便是在所谓《通义》里，属于阴阳家礼教的“三纲”：

故《含文嘉》曰：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②

这四字句的天条，简洁“含文”，好像并没有多大害处，只可惜绝对不“嘉”；发作起来，可以放出无穷无尽的杀伤力，所有邪恶的手段都用得着。那“三纲”的原意绝不是儒家的，而只是阴阳家的，尤其是董仲舒的；原文也都是阴阳家的——《含文嘉》是一本阴阳家书。大概在前汉年代，阴阳家者流，假托于孔子，附丽于“经书”，写了好几本“纬书”；其中的“礼纬”，说是有三本之多，《含文嘉》是其中之一。

班固的简单一笔，贡献不小。这就点明了“三纲”成文的由来，是由阴阳家书来的，并不是由儒家书来的。那么，“三纲”的形成，从头到尾，都是阴阳家的杰作；原意是阴阳家的，原文又是阴阳家的。把炮制“三纲”的责任清算起来，只能归到阴阳家，绝不能归到儒家；而礼教吃人的罪恶，便显然要由阴阳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十三、四十九、四十六、五十三各篇。

②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家担当。不错，儒家是重视礼教的；但儒家的礼教并不吃人，孔、孟、荀的礼教都不吃人。只有阴阳家的礼教，只有董仲舒的礼教，才是吃人的礼教。

五

阴阳家的礼教，跟着“三纲”后面的，便是“六纪”。这一套“纲纪”，是封建礼教的核心。“三纲”是统治的基本教条——由帝王统治，到家长统治，以至丈夫统治，都有绝大的权力。不过，“六纪”本身却没有权力可说，这跟“三纲”大不相同。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那许多不见于“三纲”的，便见于“六纪”；而在教育方面的师生关系，“六纪”是接触到了。这是第五纪的

“师长有尊。”^①

表面看来，这一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可是想深一层，问题却不小。因为那样一来，把师生关系套上了阴阳家那“尊卑”“贵贱”的关系，滥用以至乱用起来，对学生会十分不利；多少年来，末流所趋，一些教师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直是把“师长有尊”，看作三纲后面的第四纲——师为生纲；这样，教育工作可以随意做，甚至做到反教育去了。

其实，师长有“尊”，绝不等于师长有“权”——师长有“尊”只可说是要求学生尊敬教师，不是授权教师虐待学生。并且，教师要得到学生的尊敬，自己又该怎样对待学生呢？如果“礼”教学生尊敬教师，“礼”又该怎样教教师爱护学生呢？对于师生关系，问题的提出以至问题的解答，并没有什么高深之

^①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处，一般教师该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于受到专制礼教的绝大影响，大家有如班昭那样，追随所谓“礼教的大流”，弄得昏头昏脑；于是，为师的看到君父的统治臣子，恍惚以为自己也可以照样统治学生。从而，为师的对学生管教，如同对学生统治，教育工作就变质了。

前面提到，师长有尊而无权；统治是要有权力的，如果师长无权，怎么可以统治学生呢！在分析“天地君亲师”的时候，已经说明，师与君亲的地位绝不相称，师是没有权力地位的。此外，“三纲”是统治权力的来源，但师长并不入于“三纲”；师长虽然入于“六纪”，但“六纪”却不是统治权力的来源。那么，师权是没有根据的；师权是不能成立的。说到底，师权就算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据，总是已经过时的封建残余，不是早就应该作废了吗！

六

到了这里，为了礼教思想以至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还有最后一步的工夫要做，这便是对“天道”议论的分解。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在董仲舒讲阴阳家的“天道”之前四百年左右，郑国的主政大夫子产（公元前？～前522年），已经拒绝接受那迷信盲从的愚见，以及那以天人的吉凶祸福，来预言治乱兴废的胡说。他谦虚得体地说，自己只懂“人道”，不懂“天道”；因为人道近，天道远——他反问：自以为懂得天道的人，又怎么会懂得呢？他的名言是：

“人道迩，天道远，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①

^① 《春秋左传·昭公十八年》；原文“人道迩”在“天道远”之后，现试调前。

当时有三四位大夫，以郑国火灾事，与子产论政，子产一概不同意。他认为讲“天道”的人，哪里懂得“天道”，只是口多多吧；不过，讲多几次，也许会有一次讲中的。

这位活跃而明智的政治家，大概死于孔子三十岁的时候，而为孔子所赞美；他的正确思想，拒天道，主人道，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也许有重大的影响——孔子的“仁道”与荀子的“天论”，跟子产的思想都可能有承传的关系。孔子的人道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仁道，这里不用多说。至于荀子的《天论》，可说是富有科学性的思想，实在是先见之明，把阴阳家的“天道”废话扫得干干净净。

七

《天论》是荀子书的一篇，从“天行”讲起：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
应之以乱则凶。”

“治乱，天耶？”

“治乱，非天也。”

这样，国事的一治一乱，由人不由天；那只是人为，而不是天意。

“星陨，木鸣，国人皆恐。

曰：是何也？

曰：无何也。

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